



陸游詩文選

新譯

韓立平 彭國忠 譯注 校閱
古文籍今注新譯叢書
三民書局印行

韓立平
彭國忠

注譯
校閱

新 譯

陸
游
詩
文
選

三民書局 印行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新譯陸游詩文選 / 韓立平注譯, 彭國忠校閱. — 初版
一刷. — 臺北市: 三民, 2013
面: 公分. — (古籍今注新譯叢書)

ISBN 978-957-14-5768-0 (平裝)

845.23

102003715

© 新譯陸游詩文選

注譯者 韓立平
校閱者 彭國忠
責任編輯 蔡佳玲
美術設計 陳宛琳

發行人 劉振強
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電話 (02)25006600
郵撥帳號 0009998-5

門市部 (復北店)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(重南店)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

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2013年4月

編號 S 033350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

有著作權，不准侵害

ISBN 978-957-14-5768-0 (平裝)

<http://www.sanmin.com.tw> 三民網路書店

※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。

導 讀

一、陸游的生平及詩歌創作

陸游，字務觀，別號放翁。越州山陰（今浙江紹興）人。陸氏「宗於舜，繫於齊」（《山陰陸氏族譜》），戰國時齊宣王子通，封於平原陸鄉，始受陸姓。「陸氏自漢以來為天下名族，文武忠孝史不絕書」（《右朝散大夫陸公墓誌銘》），漢代陸賈子孫過江，定居吳郡。吳郡陸氏一支於唐末遷嘉興，徙錢塘，吳越時再徙山陰魯墟，是為陸游所屬一脈。此脈曾一度衰落，棄官業農百餘年，原因之一即在於「唐亡，惡五代之亂，乃去不仕」（同上）。至宋真宗大中祥符間，陸游的高祖陸軫始以進士起家，官吏部郎中，直昭文館。陸軫有二子，長子陸琪，曾任萬載縣令；次子陸珪，為國子博士。陸珪子陸佃，字農師，即陸游祖父，徽宗朝官至尚書左丞，贈太師，封楚國公。陸佃乃著名經學家，為王安石弟子，著述甚豐，尤精於《禮》。《宋史·陸佃傳》言其「居貧苦學，夜無燈，映月光讀書。躡屨從師，不遠千里。過金陵，

受經於王安石。……著書二百四十二卷，於《禮》家名數之說尤精，如《埤雅》、《禮象》、《春秋後傳》皆傳於世。」又據陸游《聞聲鼓序》，神宗元豐初，置武學。陸佃「以三館兼判學事，今學制規模多出於公，而策問亦具載家集中。」陸佃主管武學，即朝廷培養軍事人才的機構。由此可見，陸游的勤奮好學、喜言恢復，實是受到家學的影響。陸佃子陸宰，字元均，號千巖，即陸游之父，北宋末官轉運副使，南渡後，多與主戰派人物交遊，為秦檜所嫉，故政治上受到壓抑，長期投閒置散，未能施展抱負，然其主張恢復之志為陸游所繼承。陸宰為著名藏書家，紹興十三年（西元一一四三年），南宋朝廷建立祕書省，下詔令陸宰錄所藏書，凡一萬三千餘卷，於是「四庫所藏，多其本也」（《嘉泰會稽志》）。

宋徽宗宣和七年（西元一一二五年）十月十七日平旦，陸宰正由壽春趕赴京師（開封），途中泊舟淮河之岸，風雨大作，陸游就在這時降生了。陸游曾作詩詠其事：「我生急雨暗淮天，出沒蛟鼉浪入船。白首功名無尺寸，茅檐還聽雨聲眠。」（十月十七日予生日也，孤村風雨蕭然，偶得二絕句。予生淮上，是日平旦大風雨駭人，及予墮地雨乃止）這駭人的大風雨，似乎也預示了陸游漂泊起落的一生。是年，父親陸宰三十八歲，祖父陸佃已卒二十三年。宰共生四子，陸游排行第三。陸游母唐氏，為唐介女孫、詩人晁沖之（字叔用）女甥。劉克莊稱讚晁沖之詩「意度宏闊，氣力寬餘，一洗詩人窮餓酸辛之態。其律詩云『不擬伊優陪殿下，相隨于蔦過樓前』，亂離後追書承平事，未有悲哀警策於此句者。……他作皆激烈慷慨，南渡後，惟放翁可以繼之。」（《江西詩派小序·晁叔用》）如是，陸游在家族關係之

外，於詩風上亦與晁冲之有淵源，可為研讀《劍南詩稿》之參考。陸游之以務觀為字，向有二說，葉紹翁《四朝聞見錄》卷乙云：「蓋母氏夢秦少游（秦觀，字少游）而生，公故以秦名為字而字其名。」此為筆記家叢殘小語，實不可信，當從王應麟《困學紀聞》：「《列子》曰：『務外游不如務內觀。』陸游字務觀，本此。」《列子》此句接云：「外游者求備于物，內觀者取足于身。取足于身，游之至也；求備于物，游之不至也。」陸游名、字由來雖屬細事，然誠如于北山先生所言，於此「亦可以覘其家世與道家思想之關係」（《陸游年譜》）。

就在陸游出生的宣和七年十月，金主完顏晟下詔南伐。金兵攻陷了朔州、代州，進圍太原，宋徽宗趙佶憂惶不知所為，傳位於太子趙桓，是為欽宗，於明年改元靖康。靖康元年九月，金人攻陷太原；閏十一月，復陷汴京，欽宗至金營請降。次年二月，金主下詔廢趙佶、趙桓為庶人，大肆搜刮京城財物，計有金七萬五千七百兩、銀一百十四萬五千兩、衣緞四萬八十四匹。三月至四月，金帥退師，趙佶、趙桓及皇太后、皇后、太子、諸親王妃嬪從行。五月，趙構即皇帝位於南京，是為高宗，改元建炎，北宋滅亡。陸宰此時由直祕閣轉運副使罷官，攜家眷由縈陽寓所南遷壽春，中原大亂，渡淮河，歸山陰舊廬，因聞金兵將繼續南侵，故又攜眷赴東陽山中避亂，至紹興九年（西元一一三三年）陸游九歲時，始返回山陰故鄉。陸游追憶此時經歷的詩歌如「我昔生兵間，淮洛靡安宅」（予素不工書故硯筆墨皆取具而已作詩自嘲），「我生學步逢喪亂，家在中原厭犇竄。淮邊夜聞敵馬嘶，跳去不待雞號旦。人懷一餅草間伏，往往經旬不炊爨」（三山杜門作歌）。三、四歲時的記憶歷歷如在目前，雖

不排除詩歌虛構的可能，但此番經歷對陸游一生襟懷心志影響之巨，則噉然可知矣。

陸游十二歲即能作詩文，以門蔭補登仕郎，這是一個正九品的文散官。陸游少年時勤學嗜書，常諷讀至深夜，「但喜寒夜永，那知睡味濃」（《老病追感壯歲讀書之樂作短歌》）。尤喜讀陶淵明詩，為之廢寢忘食，「年十三四時，侍先少傅居城南小隱，偶見藤床上有淵明詩，因取讀之，欣然會心。旦且暮，家人呼食，讀詩方樂；至夜，卒不就食。」（《跋淵明集》）陶詩的影響在陸游一生各期創作中都留有痕跡，或淺或深，中間雖有所疏離，到晚年則又回歸了對陶詩風格的推崇。陸游於當代詩人中，則頗景慕呂本中與曾幾。少年時代即喜讀呂本中詩，且願學習模仿（《呂居仁集序》）。十七八歲時，則從曾幾遊（《贈曾溫伯邢德允》）。呂、曾二人皆屬「江西詩派」，啟南渡詩史之堂涂，開中興詩壇之鎖鑰，然陸游於此二人及「江西派」詩風因襲少、變革多，面目與之迥然不同，已然自成一家，成就亦超越兩位前輩。約在二十歲時，陸游與唐婉結婚，一、二年後即仳離。（《釵頭鳳》、《沈園》、《夜聞姑惡》等作品，大約多與此事相關。

紹興二十三年（西元一一五三年），陸游參加鎖廳試。這是宋代為現任官員考取進士而舉行的特殊考試，陸游已蔭補為登仕郎，故只得赴鎖廳試。鎖廳者，「言鎖其官廳而往應試也。雖中，止遷官而不予科第」（袁枚《隨園隨筆》）。陸游在考試中展現了自己的才學，考試官陳之茂（字阜卿）欲擢舉為第一，但因為秦檜的孫子秦塤也參加了這次鎖廳試，陳之茂此舉便得罪了秦檜，「檜怒，至罪主司」（《宋史·陸游傳》）。次年試禮部，主司復置陸游前

列，然終為秦檜所黜落。所幸秦檜在一年後去世，沒有大施打壓。陸游有詩紀其事，詩題為〈陳阜卿先生為兩浙轉運司考試官，時秦丞相孫以右文殿修撰來就試，直欲首送，阜卿得予文卷，擢置第一，秦氏大怒。予明年既顯黜，先生亦幾陷危機。偶秦公薨，遂已，予晚歲料理故事，得先生手帖，追感平昔，作長句以識其事，不知哀涕之集也〉。直到紹興二十八年（西元一一五八年），陸游三十四歲時，才真正出仕，為福州寧德縣（今寧德市）主簿。次年調為福州決曹，遊南臺江，作有〈度浮橋至南臺〉一詩，氣勢壯偉，感慨遙深，已呈露陸游初期詩歌的特色，即趙翼《甌北詩話》所言：「挫攏萬有，窮極工巧，而仍歸雅正，不落纖佻，此初境也。」

紹興三十年，陸游自福州北歸，赴行在，除敕令所刪定官。次年罷官返里，於冬季再入都，官玉牒所。是年九月，金主完顏亮大舉南侵；十一月，虞允文敗金軍於采石，完顏亮旋為其部下所殺，金軍北遁；十二月，宋高宗趙構由臨安赴建康，陸游當時也在送駕之列。趙構一改過去的逃跑政策，這一舉動激勵了士氣，感動了陸游，作有〈聞武均州報已復西京〉。陸游在以後遠離朝廷的歲月中，也不時回想這一幕，對宋高宗的評價也比較高，彷彿忘了岳飛被害之事，「仁和館外列鴈行，憶送龍舟幸建康。舍北老人同甲子，相逢揮淚說高皇。」（〈庚申元日口號六首〉）紹興三十二年六月，趙昀即位，是為宋孝宗。宋孝宗是一位頗有作為的君主，上任後銳志恢復，任命主戰派的張浚為樞密使，都督江淮軍馬，開府建康。但因為出兵輕率，宋軍旋即潰敗於符離，宋孝宗下「罪己詔」。隆興二年十二月，宋朝與金人簽

訂「隆興和議」。此後，雖然趙存依然懷有北伐的心願，乾道年間也曾令虞允文在四川積極部署，但終因南宋「財屈兵弱」，高宗又「主於安靜」（《鶴林玉露》），外加當時金朝「家給人足，倉廩有餘」，正當「小堯舜」的昌盛時期（《金史·世宗本紀下》），南宋無隙可乘，故宋孝宗的恢復之志便日漸消沉，趨於安靜了。

宋孝宗即位後，雖然重用陸游，但好景不長。紹興三十二年，孝宗賜陸游進士出身，除樞密院編修官兼編類聖政所檢討官，與范成大、周必大等人同朝。陸游還為二府（中書省、樞密院）起草與夏國書，代撰〈蠟彈省札〉，頗受器用。但幾個月後，隆興元年（西元一一六三年）三月，陸游即遭貶出朝，除左通直郎通判鎮江府（今鎮江）。陸游作有〈訴衷情〉一闕追憶此期生活：「青衫初入九重城，結友盡豪英。蠟封夜半傳檄，馳騎論幽并。時易失，志難成，鬢絲生。平章風月，彈壓江山，別是功名！」功名既然不能在政治事業中求得，那就只能寄託於江山風月中了。

在鎮江通判任上，陸游恣情山水以寄託懷抱，其間遊多景樓，踏雪登焦山觀《瘞鶴銘》刻石，與韓元吉、章甫、何侗等人往還酬唱，詩作頗豐，並把與韓元吉的唱和之作結集為《京口唱和集》。韓元吉長陸游七歲，主張恢復，其詩蒼鬱俊勁，對陸游詩風的形成具有一定影響。乾道元年七月，陸游改任通判隆興（今南昌）軍事，然次年即因「力說張浚用兵」的罪名遭言官彈劾，返回山陰，卜居鏡湖三山。閒居三年餘，至乾道五年十二月，始以左奉議郎差通判夔州（今夔州）軍州事，次年閏五月十八日啟行，十月二十七日至夔州。陸游將途中

所歷撰成《入蜀記》四卷，同時創作了許多描繪山川風物的優美詩篇，所謂「葭葦之蒼茫、鳬鴈之出沒、風月之清絕、山水之夷曠，疇昔嘗寓於詩而未盡其髣髴者，今幸遭之」（韓元吉《送陸務觀序》）。

乾道八年，四川宣撫使王炎辟陸游為司幹辦公事兼檢法官。陸游正月啟行，三月抵達南鄭（今陝西漢中市南鄭縣）。是年十一月，因宣撫使王炎被朝廷召還，陸游改除成都府安撫司參議官，遂離開南鄭赴成都。陸游抵達成都後，歷權通判蜀州事、攝知嘉州事、攝知榮州事、四川制置使司參議官，至淳熙五年春，奉詔離蜀東歸。陸游在南鄭度過了約八個月，在蜀地生活了約五年。南鄭「北瞰關中，南蔽巴蜀，東達襄鄧，西控秦隴」（顧祖禹《讀史方輿紀要》），向為秦蜀之巨鎮，在南宋為西北國防前線，乃宋金必爭之地。南鄭前線豐富、深廣而新奇的生活，使陸游的愛國情懷愈加高漲，恢復之志更為強烈。詩歌題材得以擴大、思想境界得以提升。風格漸趨雄奇宏肆、豪邁悲慨。蜀地詩歌，則延續了南鄭詩歌的風貌，而於藝術技巧上益加成熟。陸游在嘉州刊刻唐代詩人岑參的遺詩，又在少陵草堂拜杜甫遺像，岑參的雄奇宏肆與杜甫的沉鬱頓挫，亦成為陸游蜀地詩歌風貌的有機組成部分。與此內容變化相應，在詩歌體式上亦多選擇更為自由舒展的古體、歌行，且將其間所作三十首古律編為《東樓集》。代表作如《山南行》、《南鄭馬上作》、《成都行》、《觀大散關圖有感》、《金錯刀行》、《九月十六日夜夢駐軍河外遣使招降諸城覺而有作》、《關山月》等。「放翁詩之宏肆，自從戎巴蜀，而境界又一變」（趙翼《甌北詩話》），陸游完成了詩風的第一次變化。

陸游在劍南「作為歌詩，皆寄意恢復，書肆流傳，或得之以御孝宗，上乙其處而題之」（《四朝聞見錄》卷乙），於是在淳熙五年春，「孝宗念其久外，趣召都下」（陸子虞《劍南詩稿跋》）。歸途中飽覽名勝古跡，拜程頤祠宇、蘇軾遺像，憑弔屈原、杜甫、黃庭堅，陸游創作了許多山水行旅佳作。是年秋，陸游抵杭州，召對，除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。淳熙六年，改除朝請郎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。淳熙七年夏，「江西水災，奏撥義倉賑濟，檄諸郡發粟以予民，召還。給事中趙汝愚駁之，遂與祠。」（《宋史》本傳）對於此次水災及賑濟之事，陸游有《仲夏小旱方致禱忽大雨連日江水為漲喜而有作》、《大雨逾旬既止復作江遂大漲》等詩紀之。也許孝宗欲嘉獎陸游賑災之舉，故予以「召還」朝中，似欲任為朝官。但陸游尚未入都，由建安北還至嚴州時，即得旨許免入奏，仍除外官。旋為給事中趙汝愚彈劾，遂奉祠。淳熙八年，除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，三月又遭臣僚彈劾，原因是陸游「不自檢飭，所為多越於規矩」（《宋會要輯稿》）。於是從淳熙八年到淳熙十三年，陸游在家鄉賦閒了五年。此間所作詩歌，收復之志、愛國情懷絲毫未減，然陸游自蜀歸來即屢遭挫折，君門萬里，仕途坎壈，又加年齒日增，壯志未酬，故與蜀地詩篇相較，此期詩歌少了些豪縱不羈，而多了些沉鬱悲憤，甚而淒涼潦倒，憂愁自傷。風格更為雄渾悲壯、沉著雋永，是陸游詩歌創作的成熟期。代表作如《北窗》、《書悲》、《夜泊水村》、《感憤》、《夜聞秋雨感懷》、《秋雨嘆》、《病起》、《書憤》等。

淳熙十三年，陸游除朝請大夫，起知嚴州，赴臨安行在，過闕陛辭，孝宗囑咐陸游道：

「嚴陵山水勝處，職事之暇，可以賦詠自適。」（《宋史》本傳）孝宗「勉以屬文」（《嚴州到任謝表》），這種囑咐也許令陸游內心頗為失望，因為這等於向陸游宣告，皇帝只看重他的詩文，而非經世濟時的政治才能。是年春，陸游在臨安與眾多文友詩俊如楊萬里、尤袤、張鎰等宴飲酬唱，名篇《臨安春雨初霽》、《飲張功父園戲題扇上》即作於此時。名流會聚，傳誦一時，《後村詩話》、《浩然齋雅談》皆有記述，且又演為風流韻事。

淳熙十三年七月，陸游到嚴州任上。十四年冬，於嚴州郡齋刻成《劍南詩稿》二十卷，凡二千五百二十四首，門人蘇林收輯，鄭師尹為序。這應是陸游詩歌的第一次刊印。當世詩人如楊萬里、張鎰、姜特立、樓鑰、韓淲等，率多題詠。十五年七月，任滿返故鄉；冬，除軍器少監，入都。在朝多所論列，主張恢復。十六年春，除朝議大夫禮部郎中；七月，兼實錄院檢討；十一月二十八日，因遭諫議大夫何澹彈劾，罷官返里。陸游的政治生涯，於焉正式結束，其後除在嘉泰二年入都修史外，其足跡便未再至臨安都城。是年春，學士院缺員額，周必大曾薦舉陸游；尤袤權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，亦曾薦舉陸游自代。然這兩次薦舉，都被孝宗否決了。看來，宋孝宗真是不喜歡陸游，這是陸游仕途失敗的致命根源。

自宋光宗紹熙元年（西元一一九〇年）至宋寧宗嘉泰二年（西元一二〇二年），陸游在故鄉閒居了十多年。雖遠離朝廷，屢受裁抑，陸游仍不忘懷國事，恢復之志凜然無稍回撓；同時因身處鄉野，貼近農民，又創作了不少賦詠田園生活的詩歌，關懷民生疾苦。於慷慨激昂之外，又兼有樸素自然、清麗雋永的風格。後者的比重亦日趨增大，代表作如《晚春感事》、

〈村居初夏〉、〈以事至城南書觸目〉、〈山家暮春〉、〈春晚雜興〉、〈舍北搖落殊佳偶作〉、〈小舟遊西涇度西岡而歸〉、〈舍北行飯書觸目〉等，綽有王孟韋柳之趣。至於主張恢復的愛國詩篇則一如既往，沒有中斷。

嘉泰二年五月，朝廷以孝宗、光宗兩朝實錄及三朝史未就，宣召陸游提舉佑神觀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同修國史，免奉朝請，於六月十四日入都。嘉泰三年四月十七日，陸游除寶謨閣待制（《宋史》本傳作「寶章閣」，誤，寶章閣至寶慶二年始設置）。陸游上《孝宗實錄》五百卷、《光宗實錄》一百卷，隨即致仕，五月十四日離京，從此足跡未再至杭州都城。不久，陸游之子子通，即因致仕之恩而得以補官。陸游入都修史，雖有不忘當世之意，然亦不排除為子蔭封的初衷。

開禧二年（西元一二〇六年），時韓侂胄正主持北伐，陸游雖在鄉間閒居，依舊關懷國事，作詩歌頌抗金義舉，積極擁護出師，關注戰爭動態，如〈初夏閑居〉其二、〈觀邸報感懷〉、〈雨夜〉、〈賽神〉、〈夏夜〉、〈感中原舊事戲作〉等。是年秋，陸游之子子通編《劍南詩稿續稿》為四十八卷。開禧三年，陸游晉封渭南伯。是年北伐失敗，十一月韓侂胄被殺，陸游作有〈讀書雜言〉、〈書文稿後〉二詩，對朝廷屈從金人意旨殺韓侂胄表示悲惋；作〈兩雁〉、〈書感〉，顯示與金人誓死鬥爭的決心，恢復之志未嘗因戰敗而動搖。

嘉定二年（西元一二〇九年）春，陸游遭劾，落寶謨閣待制。十二月二十九日（西元一二一〇年一月二十六日）卒，享年八十五歲（關於陸游卒年，《宋史》本傳作嘉定二年，《山

陰陸氏族譜》作「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卒，年八十五」。清錢大昕《陸放翁先生年譜》據陸游詩「嘉定三年正月後，不知幾度醉春風」之句，證陸游卒於嘉定三年，年八十六。于北山《陸游年譜》據陸游弟子蘇洞《金陵雜興二百首》第十六首「三山摻別是前年，除夜還家翁已仙」之句，證陸游應卒於嘉定二年除夜之前。于北山又言嘗得《山陰梅湖陸氏譜》與手抄本《世德堂陸氏宗譜》，病卒年月亦皆與《山陰陸氏族譜》同。陸游臨終，賦《示兒》詩：「死去元知萬事空，但悲不見九州同。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無忘告乃翁。」感激忠憤，寤寐不忘中原，千載而下讀之，猶為之長慟不已。陸游卒後二十五年（西元一二三四年），金為蒙古族元太宗所滅；卒後七十年（西元一二七九年），元軍攻陷崖山，南宋亡。

二、陸游與南宋「中興詩壇」

在南宋詩史中，陸游與楊萬里、范成大、尤袤並稱「中興四大家」。

四家並提，首倡者應為楊萬里。其《千巖摘稿序》云：「余嘗論近世之詩人，若范石湖之清新、尤梁溪之平淡、陸放翁之敷腴、蕭千巖之工致，皆余之所畏者云。」此序作於紹熙二年（西元一一九一年）。慶元六年（西元一二〇〇年），楊萬里作《謝張功父送近詩集》：「近代風騷四詩將，非君摩壘更何人。」自注：「四人：范石湖、尤梁溪、蕭千巖、陸放翁。」稍後在嘉泰三年（西元一二〇三年），楊萬里又作《進退格寄張功父姜堯章》：「尤蕭范陸

四詩翁，此後誰當第一功。新拜南湖為上將，更差白石作先鋒。」「四家說」之外，楊萬里又提出了「五家說」：「自隆興以來，以詩名者：林謙之、范至能、陸務觀、尤延之、蕭東夫。」（《誠齋詩話》）楊萬里又在《石湖先生大資參政范文公文集序》中說：「今四海之內，詩人不過三四。」可見「四家說」或「五家說」並非為了湊足一個數字，而確為楊萬里所許可的當世詩傑之數。

與楊萬里的標舉相呼應，作為「四家」之一的尤袤也標舉「四家說」。據姜夔《白石道人詩集》自序載尤袤語：「近世人士喜宗江西，溫潤有如范致能者乎？痛快有如楊廷秀者乎？高古如蕭東夫，俊逸如陸務觀，是皆自出機軸，豈有可觀者。又奚以江西為？」姜夔又言：「誠齋之說政爾，昔聞其歷數作者，亦無出諸公右，特不肯自屈一指耳。」尤袤卒於紹熙五年（西元一一九四年），其品評四家詩之語雖不能詳考作於何時，然姜夔既云「昔聞其歷數作者」，則當在楊萬里品評四家之後。楊萬里與尤袤都很謙虛，在標舉「四家」時都沒有將自己列入，若將各自一併列入，則綜合二說，去其重複，總共得「五家」，即陸游、楊萬里、范成大、尤袤、蕭德藻。

宋末，方回在此基礎上又予以反覆強調：「乾淳以來，尤范楊陸蕭，其尤也。」（《送羅壽可詩序》）「自乾淳以來，誠齋、放翁、石湖、遂初、千巖五君子，足以躡江西，追盛唐。」（《曉山烏衣圻南集序》）「南渡後詩人，尤延之、蕭千巖、楊誠齋、陸放翁、范石湖其最也。」方回之前，劉克莊已認為蕭德藻不能與另四家匹配，方回又進一步將此「五家」精簡為「四

家」：「宋中興以來，言治必曰乾淳，言詩必曰尤楊范陸，其先或曰尤蕭，然千巖蚤世不顯，詩刻留湘中，傳者少，尤楊范陸特名擅天下。……至阜陵在宥，而四鉅公出焉，非以其渾大典正與諸老並歟？誠齋時出奇峭，放翁善為悲壯，然無一語不天成，公與石湖，冠冕佩玉，度騷嬋雅，蓋皆胸中貯萬卷書，今古流動，是惟無出，出則自然。」（《跋遂初尤先生尚書詩》）「乾淳以來，稱尤楊范陸；而蕭千巖東夫、姜梅山邦傑、張南湖功夫亦相伯仲。」（《讀張功夫南湖集序》）因為早世聲名不顯，詩作散佚嚴重，蕭千巖逐漸下降至第二「梯隊」。方回之後，「四大家」之說漸成定論，如徐伯齡《宋詩家數》：「乾淳間，又有尤楊范陸四巨擘，胡應麟《詩藪》：「南宋尤楊范陸輩」，全祖望《宋詩紀事序》：「建炎以後，東夫之瘦硬、誠齋之生澀、放翁之輕圓、石湖之精緻，四壁並開。」近代以來，梁昆《宋詩派別論》、胡適《國語文學史》、劉經庵《中國文學史綱》等採用「南宋四大家」之稱，錢鍾書《宋詩選注》、游國恩《中國文學史》等則採用「中興四大詩人」之稱。

《詩·大雅·烝民序》：「任賢使能，周室中興焉。」北齊顏之推《顏氏家訓·涉務》：「江南朝士，因晉中興，南渡江，卒為羈旅。」王觀國《學林·中興》：「中興者，在一世之間，因王道衰而有能復興者，斯謂之中興。」中興，謂某一朝代中途振興，轉衰為盛；亦為偏安之諱稱。高宗趙構即皇帝位於南京，改元建炎，南宋開始，即可稱為宋朝之中興。宋人所謂「中興以來」，大抵從宋高宗即位開始，如《宣和遺事》前集：「在後高宗中興，定都杭州。」然而若以國家振興的標準衡之，則趙構昏庸無能，秦檜專柄擅權，高宗一朝邊境

不寧、政治腐敗，真正的中興實始於宋孝宗即位。

「宋中興以來，言治必曰乾淳」，乾道、淳熙為宋孝宗的兩個年號。孝宗即位之初即銳志恢復，「卓然為南渡諸帝之稱首」（《宋史·孝宗本紀》），「在位二十八年，勵精求治，久而不倦」（樓鑰《少傳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贈太師諡文忠周公神道碑》），「寤寐食息，不忘求賢，當是時，魁壘奇傑之士布在朝廷」（真德秀《劉閣學墓誌銘》）。孝宗一朝政治開明，士氣激昂，學術繁盛，開創乾淳盛世，實現了南宋的「中興」。「乾淳之際，國境寧謐」（袁桷《跋汪氏推恩誥》），「一時士學之懿、人才之盛，幾及嘉祐、慶曆之際。」（吳澄《葉氏瞿譚序》）「乾淳之風，比跡三代」（吳泳《賜許應龍辭吏部兼侍讀不允詔》），「至阜陵立，歷隆興、乾道以至淳熙，始可謂之升平」（方回《瀛奎律髓》卷五）。

「四大家」主要活動於孝宗一朝，其詩歌創作的高峰、個人詩風的確立亦皆發生於乾道、淳熙間。孝宗的第一個年號為「隆興」，楊萬里提出「五家說」時限定了一個時段，即「隆興以來」，可見他並沒有忽略整個高宗朝的詩歌成就。「四大家」之前的陳與義、曾幾、呂本中、王庭珪、王十朋、韓元吉等人，皆能自名一家，影響後世。因此，將陸游、楊萬里、范成大、尤袤並稱為「中興四大家」時，此「中興詩壇」之時間範圍，應主要指孝宗在位的二十八年，若再作前後延伸，則上可略推至高宗朝末年，即秦檜去世之後；下可略延至光宗朝五年，及寧宗朝初年，即「開禧北伐」之前。